

Kowloon, Kowloon '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H埠本土文化志

事 后

A Chronicle of Hong Kong Culture Afterwards

陈冠中 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香港是我们的城

A Chronicle of Hong Kong Culture

Afterwards

寸口：H埠本土文化志

陈冠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后: H 埠本土文化志/陈冠中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7 -5392 -5184 -4

I. 事...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029 号

书 名: 事后: H 埠本土文化志

著 者: 陈冠中

出 品 人: 傅伟中

责任编辑: 熊 侃

特约编辑: 程忆南 王晓梵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政编码 330008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80mm × 1230mm)

6.5 印张 1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前 志

1. 事后：年轻时，大概没有文化偏食症，只有贪玩症，这尝尝那试试，还要东张西望、上下求索，生怕错过什么。这样的人尝不出真味道，也学不好真功夫，却挺适合事后替大家做简报。

事后，就过了三十年。

2. 开蒙：我是在香港开蒙的。想追忆，到底是哪些人哪些事哪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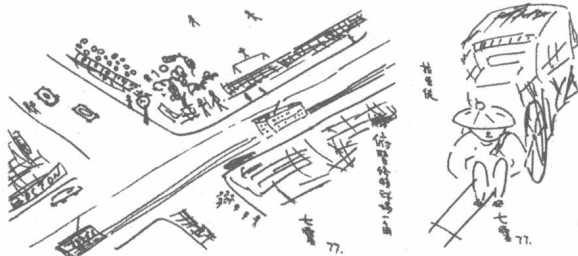
3. 幽径：念中学时，还是个正常的男生，换句话说，什么都不是。到大学，不想被广大同学说是文艺青年，以免断了其他好玩的路。没想到自己会一步一步的走上这条幽径，屡逢山穷水尽，偶遇柳暗花明。

4. 同路人：在路上，有同路人，上了路，才知道人外有人。谨志。

5. 大约在七十年代：七十年代香港本土进步青年要求自己放眼世界，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七一年到八一年是我眼界大开，也是香港文化脱胎换骨的时期，我兜兜转转老是回头说这年代，以这段时间为鉴，然后才往前张望，往后追踪。这本文集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文章不谈到七十年代。

灣仔： 吾鄉、吾土、吾民

七靈



對於一個住於斯、長於斯廿多年的人來說，無論如何對灣仔難免有一份眷戀、戀不盡、忘不掉的感情。記憶六十年代那個年頭，文化知識界都流行著一種莫名其妙、鬼話的病徑，我也曾傻傻地地過一些什麼「啟蒙神書」的時刻。天啊！我雖然自幼就理性地在讀著「國語報章」，但我從來發夢也不知道那個什麼地方，如今回想起來，不禁有點可笑，但我也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無論你想怎樣都沒有辦法驅逐這鬼魂，愈多了就多了就永遠跟著你亂飛。其實，即使那些這個個鬼兒也應該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產品」大陸解放以後，那一個光臨王爺進進退退過境，我不對白臉孔紅鼻子神話，又豈不說我們這群土生土長的小雞雞，於是唯有過份過去的狗頭，沉於於自我的夢如世界裏。到了今時今日，當不盡這鬼魂已飛走半個又一個的時代，而已被時代的巨輪碾得片片碎。這幾年來，我們的舞身，投身的投露，我們的「

愛國知識份子」都已安頓下來，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住了洋房，即使性年久無產，也不是時時會到歸天地去睡個一丁四方俱典的屍土。至於那些是了麗紅熱的「同志」，除了紛紛離職或去打打邊爐外，同樣沒有勇氣回去接受再教育，「自願離隊和再臨下臨隊革命」。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活畢竟永遠是那一樣的。

現在如果再叫我寫上什麼難買的話，我將會毫不猶豫地寫「香港灣仔」，是的，對我來說，又有那一個地方比灣仔叫人感到更加親切和親切的呢？阿傑是極忠的，一切是那麼簡單，那麼美滿，又那麼遙遠。在岸在碼頭過去，那一個即即離離地想這想這。我們叫它二馬路，因為船泊大東東是大馬路，狂士頓還是電車路，而高士打道已經是我來了。那碼頭是紅、六廠的時時，我們的船二馬路上一排十二層高的火水煙。其中的一排，樓下是洗衣工場，有天津、澳門，也有水油，樓上還掛紗不盡的銀線

，可以看到那條戲場有車欄欄的柏油路，就在門前那岸岸地戲場。高兩的對面有一片小菜地，菜地上有幾棵雜樹，對丁是一種草草，直達到右水渠街去。一排排的左邊是一塊大空地，那裏有一間很顯眼的萬春茶室，對上邊是一排大洗衣，成袋成袋的碎水渠下水渠無不細的水。大雨過後，山洪滾滾而來，一條白帶似的從天而奔，常想我們看場口羅。

那時，灣仔總是一條未經發展的城市，我們與神祕距離不多，十間之外，但遠才有入屋，就更像一個遠離人間的世外桃源。

我們的遊戲也多麼多彩的，因為沒有電視，收音機也以限於嚴的命案電台，聽著傅傑明、羅傑、文英的「西邊記」、「三國演義」、「中國殺王」、「孫中山語」等，一切就來自人類曾築和大自然的交織。參差可以與水樓下的小橋流水水、銅鑼鐵、老舊紅樓，用車輪轉轉，秋多流行說戲、

20

一九七七年七月《号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叫《湾仔：吾乡、吾土、吾民》，作者是七灵。看着题目我就眼中有泪，但我在瞎感动什么？

6. 香港：七十年代，殖民地政府主办香港节；本地流行歌手 Irene Ryder 唱着：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西西七五年发表了小说《我城》，香港是我们的城；《号外》的英文刊名在七七年初改为 *City*，标榜自己是一份世界城市的杂志。蕞尔小香港自我感觉良好，喧哗生猛，敢为天下先。

7. H 埠：H 是 Hong Kong 的第一个字母，埠是有码头的城镇。很“半唐番”的老派香港用语。有一度，本土的奇情小说及连环画喜欢说：故事发生在 H 埠。

8. 本土：一九七七年七月《号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叫《湾仔：吾乡、吾土、吾民》，作者是七灵。看着题目我就眼中有泪，但我在瞎感动什么？我是在九龙尖沙咀长大的，活动范围北至中学所在的窝打老道，南至我爸上班的港岛中区，后来薄扶林上大学，才偶然涉足湾仔。大概，当时打动我的不是湾仔，而是：人可以对自己长大的小地方这么有感情，并且可以像七灵那么有勇气大声喊出来。

9. 文化：这是个多义的词，要看语境而定夺，我曾经这样写——文化除了建构身份认同外，至少还可以有几个面向，一是文化作为生活方式，每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是有文化的、需要文化的、活在文化中的；二是文化作为意义、道德与价值观；三是文化作为教养、品位、礼仪与知识；四是文化作为特殊的行为活

动，这些细艺现在一般被方便的归总为文化创意产业。神奇、混杂的一体多面，写之不尽。

10. 细艺：细艺无分庙堂江湖，各自修行、各显精彩、各领风骚，却共谱时代精神。电影、电视、电台、音乐、报纸、杂志、图书、漫画、美术、工艺、时装、设计、收藏、广告、建筑、摄影、戏剧、戏曲、舞蹈、小说、散文、诗歌、报导、评论、学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虽曰文无第一，功夫总有高低。

11. 稿约：文章是应《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明报》世纪版和《万象》杂志的约稿而写的，没有对他们的承诺，就没有定期撰稿的压力，也就不会写这五十一篇文章。不分作五十一篇，我根本就不敢开动写过去的香港文事。现在写出来了，还是愉快的，谢谢几位主编。

12. 遗珠：到结集出书，发觉还有不得不记的题目，又补了一篇《遗珠》。五十二篇文章，对各种细艺仍谈得很粗，遗漏必多，请见谅、指正，只希望引起兴趣，大家也写，记下香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我们的集体记忆。

13. 鸣谢：为了写这本集子的文章，我先后咨询了一些朋友，他们是：邓小宇、刘天兰、罗卡、列孚、李以庄、周承人、纪文凤、朱培庆、刘小康、靳埭强、陈幼坚、陈冠平、刘卓辉、黎海宁、Tina Viola、余嘉文、高信疆、曾澍基、江琼珠、吕大乐、董桥、李怡、

刘千石。谢谢他们。特别感谢于奇，过去一年间替我改修每一篇文章，并给了很多令文章更好看的意见。最后，谢谢王瑞智和花生文库的朋友悉心编出这本集子。

二〇〇八年三月，北京

目 录

前志	V
急进波士顿	1
到毕业才有头绪	4
新闻写作的学徒	7
速成记者	11
急功远利的好处	15
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18
启蒙小书店、吊命小书店	22
自己开书店	25
左翼青年小圈子	29
胡菊人与我	32
作为形容词的左翼	37
本地改良主义者	41
七十年代前的国语片和粤语片	46
波牛看电影	50

	香港的电影文化基因	54
事	七十二家房客の三世书	58
后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61
	香港喜剧片：没有走下去的路	64
	一九八一香港电影全景	67
	那是个好年份	70
	在“后新浪潮”时期写剧本	74
	新浪潮电视	77
	香港电视亢奋的五年	80
	寻常百姓家	85
	动漫宗师	88
	难为了动画片	91
	错过了激动的时机	94
	H 埠连环图教父	97
	不再认真听音乐	101
	英美流行文化的最后堡垒	104
	什么是香港流行曲	109
	夜未央，星已陨	113
	电视带动粤语歌起飞	116
ii	杂种修成正果	119

点止广告咁简单	122
迟来的设计意识	126
设计的本地化	129
看，我也会画毛笔画	132
他们都聚在香港了	136
布莱希特之城	140
粉丝改编张爱玲	144
不想记与不想知	147
中国学生周报	150
一张小报的诞生	154
外星人来了	158
巴西咖啡与海运大厦	162
兰桂坊前传及其他	166
白开水可以，白面包不可以	170
时装纪元	173
穿衣记	178
舞舞舞	183
遗珠	187

急进波士顿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波士顿大学仍然弥漫着急进的气氛，虽然风向已经在转变。

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衔是在波大拿到的，在二战后该校授出给非洲裔学生的博士学位，比美国任何大学都多，也因此与该国民权运动有紧密关系。

七十年代初，一些给哈佛、麻省理工等邻近名校赶出来的学者不知为何也栖身在波大，有同学告诉我，波大的人文社会学科教员中，三分一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分二是前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有印证过他所说是否属实。

我只记得在越战结束后，著名非洲裔急进分子兼共产党员安吉拉·戴维斯在校园附近演讲，竟仍吸引了千多名学生捧场。

我听同学说新校长约翰·施伯尔是一九七一年从德州过来的，是个保守派，对所谓滋事教职员打压从不手软，波大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听归听，我没有太关心高层的事，只在想自己该去上哪些课学些什么。后来证明施伯尔还是有个能力的校长，在任二十五年，解决了波大的财政危机，倍增了大学的财富，也提升

了学术与尖端科研实力。

我在第二个学期修完了新闻学位的必修课，第三学期就想去社会科学院，补偿一下在大学时未真正尝出味道社会学和政治哲学。

当时在校名气最大的可能是历史学家霍华德·辛恩，他是学术界反越战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从一九六五年首次示威开始，波士顿就是东岸反越战的中心。不过我一向对历史兴趣不如理论，执迷着所谓大写的Theory，结果没去选他的课。他其后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美国人民的历史》，在左翼观点的美国通史中销路和影响都是最大的。

我首选麦金太的课，因为在大学时读过他写马库塞的书，现突然发觉可以面对面听一个只闻其名的学者讲课，有种莫名亢奋。麦金太的样貌像我在电影上看到的希区柯克，胖嘟嘟，永远深色西装深色窄领带配白衬衫，很正经的样子，天气热也不脱上装。

他教的是“现代性的兴起”，班上学生不足二十人，他一上来就叫我们啃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英译原文。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阅读经验——如果算是阅读的话。我的意思是：书里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不懂可以查字典，但加起来没有一句话是看得懂的。后来我才知道，看黑格尔就是要你先看懂了整本书，才可以看懂第一句。

有了黑格尔的经验后，看其他德国人东西，譬如

说年轻马克思的著作，就算不太好懂，也没有那么恐慌了，看英美著作更像是休闲阅读——这样说并不表示我认为德国观念论比英美思想优胜。

麦金太还叫我们啃亚当史密、苏格兰道德家和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他是非常会讲课的好老师，让我对现代性有了点概念。后来他出版了《德性论》一书，名气更大，成为社群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另外还选了一个叫吉登斯的年轻英国社会学家的课，因为讲的是他的两本书：《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与《先进社会的阶级结构》，特别着重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学说，正好是我在大学没有学好的。吉登斯样子像个研究生，经常穿着蓝衬衫蓝牛仔裤，很随和。这个班较大，约有四十名学生，原来这时他已是英美社会学界的人气新星，由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连续出了四本书，大有整合社会学的气概。我也开始进入状态，看社会理论成了癖好。离开波士顿后，吉登斯依然以惊人速度密集出书，勾兑各种现代思潮，而我也一直死命追看，特别是由他的政体出版社出的书，可是算算曾看过的还不到他名下三十多本书的半数。今天，华文知识界对吉登斯爵士都很熟悉了，不用多介绍，而我也以为终于上完了社会学的基础教育课，谁知放眼一看，新的社会理论正在风起云涌。

到毕业才有头绪

事
后

一九七二年香港大学第二年社会理论课，讲师是位在校多年的英国人，他跟大家说只懂一九三〇年以前的社会学，之后的发展不要来问他。

我不知道他在说真话或气话，只记得自己立即反感，觉得这样的学者太荒唐了，之后他的课也不太听得进去。

这是典型的年少狷狂。那时候我懂什么社会学，不管是三〇前或三〇后。

英国讲师要我们看法国大家阿隆的名著《社会思想的主流》上下册，里面讨论了孔德、孟德斯鸠、马克思、托克维尔、帕累托、韦伯、涂尔干，七个一九三〇前重要思想家，如果我那时候懂得好好学习该多棒，可是我没有。

我至今仍然认为那位讲师不应该对志大才疏的二年级学生说这样的话，但就算不是最好的老师，他仍有可教我之处，是我自己没有吸收。毕业后才知道这位资深讲师还写过些研究香港社会的论文，常被学界引用。

是敷衍。

隔壁女生宿舍有一个同班同学，喜欢指点性格温驯的男生，她塞了一本薄书给我，喝令我好好看，书名叫《马库塞》，作者叫麦金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麦金太这个名字，但马库塞已听说了，是时髦新左思想家，现既然受女生点拨，又是时髦当代思想，就好好看吧，结果，仍然是一头雾水，只学会了几个时髦名词。

人是如何开窍的呢？社会学的想象是如何生成的呢？什么样老师的话才听得进？什么样的书才看得懂？我是到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准备大考期间，才终于尝到点社会学的滋味，感觉自己有点头绪，甚至激动，但为时已晚，来不及跟老师或其他同学交流了。这滋味只能藏在心里，似有似无的，毕业后很容易消散。当然，有些同学开窍早，不过像我这种后知后觉，一不小心荒废掉三年大学光阴的相信也不少。

大三那年，来了两个年轻美国讲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衣着仪态也没威严，跟系里原来的教授讲师很不一样，连带让人怀疑他们的学问。

其中一个操很浓的美国南方口音，大家听得辛苦，往往就暗底放弃听课。他教当代社会理论（终于是当代了），但我经典都未修好，念当代会容易吗？有些美国学派确似是较易入门的，如“族群方法学”，是像玩行为艺术一样开始的，但它背后的现象学假设却不好理解。今天，我会猜想这位讲师是个有抱负的急进派

社会学家，因为当时他在课堂上一再引述的一本书，是刚出版不久的《西方社会学即将面临的危机》，作者是古尔德纳，那是对美国社会学特别是经过柏森斯整合后占学院主流的功能学派的大批判。如果毕业两年后我回来听他的课，我相信我听得懂他的英文，也会觉得他的社会学批判有意思，可是大三那年，我耳朵不适应美国英文，又对当代理论不甚了了，所以很难一下子跳到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书没有真的看进去，结果又只是知道了一堆名词。

另一个讲师是教人类学入门的。在大学所修的社会学科里，最启发我的竟是这门人类学，我竟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维克多·特纳、艾德蒙·里奇有感觉，还接触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可是，我的脑子虽已渐受启发，我面部还是没有表情，上课时依然目光呆滞；可是我也没办法，因为要到大考最后啃书之时我才唤醒了自己的社会学想象，所以那个教人类学的讲师在课堂上看不到我任何学习激情，得不到我蠕动智慧的正面回馈。他和操美国南方口音的讲师一定都觉得教我这样的学生太没意思，说不定上述那位英国资深讲师亦因为年复一年的对年少猖狂、志大才疏的大学生感到失望，心灰意冷，慢慢连说话也不节制，管你反感不反感。

幸好两位美国讲师后来没有因此放弃在大学授课，而香港大学社会系的教学据闻也有所改进。